

書名 論語註疏解經二十卷  
撰者 魏 何晏 集解，宋 邢昺  
卷 卷十五  
內容分類 經 四書 論語 宋  
索書號 經部 彙刻 1  
編號 A3763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A3763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所藏漢籍善本文影資料庫 索書號: 經部 彙刻 1](#)

[漢籍善本文影資料庫文本論語註疏解經二十卷](#)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 卷十五

##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一

魏何晏集解

宋邢昺 疏

### 學而第一

疏

正義曰自此至堯曰是魯論語二十篇之名及第次也當弟子論撰之時以論

語爲此書之大名學而以下爲當篇之小目其篇中所載各記舊聞意及則言不爲義例或亦以類相從此篇論君子孝弟仁人忠信道國之法主友之規聞政在乎行德由禮貴於用和無求安飽以好學能自切磋而樂道皆人行之大者故爲諸篇之先既以學爲章首遂以名篇言人必須學也爲政以下諸篇所大先儒不無意焉當篇各言其指此不煩說弟順次也一數之始也言此篇於次當一也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馬曰

子者男子之通稱

論語註疏解經卷十四 終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十五

魏何晏集解

宋邢昺 疏

衛靈公第十五

正義曰此篇記孔子先禮後兵去亂就治并明忠信仁知勸學爲邦

無所毀譽必察好惡志士君子之道事君相師之儀皆有恥且格之事故次前篇也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

孔曰軍陳行列之法孔子對曰

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

孔曰俎豆禮器軍旅之事

未之學也

鄭曰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五百人爲旅

軍旅末事本末立不可以教末事

孔曰此章記孔

子先禮後兵之事也衛靈公問陳於孔子者問軍陳行列之法於孔子也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者俎豆禮器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五百人爲旅孔子之意治國以禮義爲本軍旅爲末本未立則不可教以末事今靈公但問軍陳故對曰俎豆行禮之事則嘗聞之軍旅用兵之事未之學也左傳哀十一年孔文子之將攻太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其意亦與此同軍旅甲兵亦治國之具也彼以文子非禮欲國內用兵此以靈公空問軍陳故並不荅非輕甲兵也俎豆禮器正義曰案明堂位云俎有虞氏以梔夏后氏以歲殷以楨周以房俎鄭註云梔斷木爲四足而已歲之言廢也謂中足爲橫距之象周禮謂之距楨之言枳楨也謂曲撓之也房謂足下跗也上下兩間有似於堂房魯頌曰籩豆大房又曰夏后氏以揭豆殷玉豆周獻豆鄭註云揭無異物之飾也獻疏刻之齊人謂無髮爲禿揭其委曲制度備在禮圖鄭曰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五百人爲旅正

義曰皆司馬序官文也

明日遂行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

記

孔曰從者弟子

興起也孔子去衛如曹曹不容又之宋宋遭匡人之難又之陳會吳伐陳陳亂故乏食子路愠見曰君子

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濫溢也

君子固亦有窮時但不如小人窮則濫溢爲非

宿明

至濫矣正義曰此章記孔子阨於陳也明日遂行者旣荅靈公之明日也遂去衛國而之於他邦也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者從者弟子也興起也孔子適在陳會吳伐陳陳亂故乏絕糧食弟子從者因病莫能興起也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者愠怒也子路以爲君子學則祿在其中不當有窮困今乃窮困

故慍怒而見問於夫子曰君子亦豈如常人有窮困邪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者濫溢也言君子固亦有窮困時但不如小人窮則濫溢爲非正義曰云孔子去衛如曹曹不容又之宋宋至乏食孔子曰云孔子去陳會吳伐陳者皆遭匡人之難又之陳會吳伐陳者皆以孔子世家文而知也如之皆訓從性

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

孔曰謂今不然曰非也予

一以貫之善有元事有會天下殊塗而同歸百慮

而一致知其元則衆善舉矣故不待多學而一知之

子曰至貫之正義曰此章言善道有統也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者孔子問子貢女意以我爲多其學問記識之者與與語辭對曰然者子貢意以爲然是夫子多學而識之也非與者子貢而一致正義曰周易下繫辭文也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王曰君子固窮而子路慍見故

謂之少於知德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正義曰此一章言子路鮮於知德鮮少也由子

路名言君子固窮而子路

慍見故謂之少於知德也

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已正南面而

已矣

言任官得其人故無爲而治

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

與夫何爲哉恭已正南面而已矣正義曰此一

帝舜也帝王之道貴在無爲清靜而民化之然後之

王者以罕能及故孔子曰無爲而天下治者其舜也與所以無爲者以其任官得人夫舜何必有爲哉但恭敬已身正南面嚮明而已圖言任官得其人故無爲而治正義曰案舜典命禹宅百揆稟后稷契作司徒臯陶作士垂共工益作朕虞伯夷作秩宗夔典樂教胄子龍作納言并四岳十二牧凡二十二人皆得其人故舜無爲而治也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圖鄭曰萬二千五百家爲州五家爲鄰五鄰爲里行乎哉言不可行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圖

包曰衡輶也言思念忠信立則常想見參然在目前

在輿則若倚車輶子張書諸紳

註

孔曰紳大帶

圖張子

至諸紳正義曰此一章言可行之行也子張問行者問於夫子何如則可常行予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者孔子荅言必當言盡忠誠不欺於物行唯敦厚而常謹敬則雖蠻貊遠國其道行矣反此雖州里近處而行乎哉言不可行也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若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者輿是車輶也衡輶也言常思念忠信篤敬立則想見參然在目前在輿則若倚車輶夫能如是而後可行子張書諸紳者紳大帶也子張以孔子之言書之紳帶意其佩服無忘也圖鄭曰至爲里正義曰周禮大司徒職云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是二千五百家爲州也今云萬二千五百家爲州誤也云五家爲鄰五鄰爲里遂入職文也圖紳大帶正義曰以帶束腰垂其餘以爲飾謂之紳王藻說帶云大大大帶是一名大帶也玉藻稱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諸侯素

論語疏

卷之五

沙丁屋

帶不朱裏而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居士錦帶弟子縞帶并紐約用組三寸長齊於帶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子游曰參分帶下紳居二焉紳韁結三齊大夫大帶四寸雜帶君朱綠大夫玄華士縕辟二寸再繚四寸凡帶有率無箴功此紳帶之制也

子曰直哉史魚

孔曰衛大夫史鰐邦有道如矢邦無

道如矢

孔曰有道無道行直如矢言不曲君子哉

蘧伯玉

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包曰

卷而懷謂不與時政柔順不忤於人

子曰至懷之正義曰此章

美衛大夫史鰐蘧瑗之行也直哉史魚者美史魚之行正直也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者此其直之行也矢箭也史鰐之德其性惟直國之有道無道行直如箭言不隨世變曲也君子哉蘧伯玉者美伯玉有柔順不忤逆於人是以謂之君子也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

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孔曰可與言而不與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

君子之德也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此其君子之行也國若有道則肆其聰明而在仕也國若無道則韜光晦迹不與政故亦常柔順不忤逆於人是以謂之君子也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孔曰

無求生以害仁死而後成仁則志士仁人不愛其身也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人有殺身以成仁正義曰此章言志善之士仁愛之人無求生而

子貢問爲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孔曰言工以利器爲用人以賢友爲助

子貢至仁者正義曰此章明爲仁之法也子貢問爲

仁者子貢欲爲仁未知其法故問之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者將荅問仁先爲設譬也若百工欲善其所爲之事當先修利所用之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此荅譬也言工以利器爲用人以賢友爲助大夫尊故言事士卑故言友大夫言賢士言仁互文也

顏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據見萬物之生以爲四

時之始取其易知乘殷之轄

馬曰殷車曰大轄左

傳曰大輅越席昭其儉也服周之冕

包曰冕禮冠

周之禮文而備取其韁纊塞耳不任視聽樂則韶舞

韶舜樂也盡善盡美故取之放鄭聲遠佞人鄭聲

淫佞人殆

孔曰鄭聲佞人亦俱能惑人心與雅樂

賢人同而使人淫亂危殆故當放遠之

顏淵至人

此章言治國之法也顏淵問爲邦者爲猶之治問治國之禮法於孔子也子曰行夏之時者此下孔子荅以爲邦所行用之禮樂車服也夏之時謂以建寅之月爲正也據見萬物之生以爲四時之始取其易知故使行之乘殷之輅者殷車曰大輅謂木輅也取其儉素故使乘之服周之冕者冕禮冠也周之禮文而韶舜樂名也以其盡善盡美故使取之放鄭聲遠佞人

人鄭聲淫佞人殆者又當放棄鄭衛之聲遠離辯佞之人以鄭聲佞人亦俱能惑人心與雅樂賢人同然而使人淫亂危殆故使放遠之圉馬曰至儉也正義曰云殷車曰大輅者明堂位曰大輅殷輅也鄭註云大輅木輅也漢祭天乘殷之路今謂之桑根車者是也路訓大也君所在以大爲號門曰路門寢曰路寢車曰路車故人君之車通以路爲名周禮巾車掌王車曰路鄭玄云王在焉曰路彼解天子之車故云王在耳其實諸侯之車亦稱爲路云左傳曰大輅越席昭其儉也者桓二年文也越席結蒲爲席置於路中以茵藉示其儉也服虔云大路木路引之者以證殷路一名大路也杜元凱以大路爲玉路今所不取包曰至視聽正義曰云冕禮冠周之禮文備者冠者首服之大名冕者冠中之別號故云冕禮冠也世本云黃帝作冕宋仲子云冕冠之有旒者禮文殘缺形制難詳周禮弁師掌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止言玄朱而已不言所用之物子罕篇云麻冕禮也蓋以木爲幹而用布衣之上玄下朱取天地之色其長短

廣狹則經傳無文阮諶三禮圖漢禮器制度云冕制皆長尺六寸廣八寸天子以下皆同沈引董巴輿服志云廣七寸長尺二寸應劭漢官儀云廣七寸長八寸沈又云廣八寸長尺六寸者天子之冕廣七寸長尺二寸者諸侯之冕廣七寸長八寸者大夫之冕但古禮殘缺未知孰是故備載焉司馬虎漢書輿服志云孝明帝永平二年初詔有司采周官禮記尚書之文制冕皆前圓後方朱裏玄上前垂四寸後垂三寸天子白玉珠十二旒三公諸侯青玉珠七旒卿大夫黑玉珠五旒皆有前無後此則漢法耳其古禮鄭玄註弁師云天子袞冕以五采繅前後十二旒旒有五采玉十有二鷩冕前後九旒旒有三采玉九侯伯鷩冕三采後五旒玄冕前後三旒旒皆五采玉十有二上公袞冕三采繅前後九旒旒有三采玉九侯伯鷩冕三采五旒旒有三采玉五孤卿以下皆二采繅二采玉焉蓋以繅采玉其旒又玉名依命數耳謂之冕者冕俛也以其後高前下有俛俯之形故因名焉蓋以在上

位者失於驕矜欲令位彌高而志彌下故制此服令貴者下賤也云取其韁纊塞耳不任視聽者韁纊黃縣也案今禮圖袞冕以下皆有充耳天子以韁纊諸侯以青纊以其冕旒垂目韁纊塞耳欲使無爲清靜以化其民故不任視聽也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王曰君子當思患而預防

之

豫不虞也

王曰君子當思患而預防之正義曰此周易旣濟象辭也王弼云

存不忘亡旣濟不忘未濟也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

如好色者也正義曰此章疾時人好色而不好德也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子

曰

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正義曰此章勉人舉賢也竊盜也魯大夫臧文仲知賢不舉偷安於位故曰竊位以其知柳下惠之賢不稱舉與立於朝廷也

柳下惠展禽也正義曰案魯語展禽對臧文仲云獲聞之是其人氏展名獲字禽柳下惠是其所食之邑名諡曰惠列女傳柳下惠死門人將諡之妻曰夫子之諡宜爲惠乎門人從以爲

謚莊子云柳下季者季是五十字禽是二十字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孔曰

責已厚責

人薄所以遠怨咎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咎

躬身也言凡事自責厚薄責於人則所以遠怨咎也

子曰不曰如之何

孔曰

不曰如之何者猶言不曰奈

是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

孔曰如之何者言禍難已成吾亦無如之何

之何也已矣正義曰此章戒人豫防禍難也如奈也不曰如之何猶言不曰奈是何末無也若曰奈是何者則是禍難已成不可

救藥吾亦無奈之何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

子曰小

慧謂小小之才知難矣哉言終無成好行小慧難矣哉正義曰此章貴義小慧謂小小才知言人羣朋共居終竟一日所言不及義事但好行小小才知以陵誇於人難有所成矣哉言終無成也

子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

子哉

鄭曰義以爲質謂操行孫以出之謂言語

子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正義曰此章論君子之行也義以爲質謂操執以行者當以義爲體質文之以禮然後行之孫順其言語以出之守信以成之能此四者可謂君子哉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

包曰君子

之人但病無聖人之道不病人之不知已

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正義曰此章戒人脩德也疾猶病也言君子病其終世而善名不稱也

之不知已也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疾猶病也

子曰君子疾

世而名不稱焉正義曰此章勸人脩德也疾猶病也言君子病其終世而善名不稱也

子曰君子求諸已小人求諸人

君子責已小人責人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

包曰矜矜莊也羣而不黨

曰黨助也君子雖衆不相私助義之與比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正義曰此章言

不爭羣而不黨正義曰此章言君子貌雖矜莊而不爭鬪君子雖衆而不私相黨助義之與比也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

包曰有言者不必有德故不可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王曰不可以無德而廢善言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正義曰

有德故不可以言舉人常察言觀行然後舉之夫婦之愚可以與知故不可以無德而廢善言也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已所不欲勿施於人

言已之所惡勿加施於人

子貢至於人正義曰此章言人當恕已不及物也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者問於孔子求脩身之要道也子曰其恕乎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者孔子答言唯仁恕之一言可終身行之也已之所惡勿欲施於人卽是恕也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

包曰所譽者輒試以事不虛譽而已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馬曰三代夏殷周用民如此無所阿私所以云直道而行

無所阿私所以云直道而行

子曰至行也正義曰此章論正直之道也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者毀謂譖害譽謂稱揚言我之於人於誰毀於誰譽無私毀譽也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者言所稱譽者輒試以事不虛譽而已也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者斯此也三代之令王所以得稱直道而行也

代夏殷周也言如此用民無所阿私夏殷周三代之令王所以得稱直道而行也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

包曰古之良史於書字有

疑則闕之以待知者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

包曰有馬不能調良則借人乘習之孔子自謂及見

其人如此至今無有矣言此者以俗多穿鑿

子曰至矣

夫正義曰此章疾時人多穿鑿也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者史是掌書之官也文字也古之良史於書字有疑則闕之以待能者不敢穿鑿孔子言我尚及見此古史闕疑之文有馬者借人乘之者此舉喻也

喻已有馬不能調良當借人乘習之也今亡矣夫者亡無也孔子自謂及見其人如此闕疑至今則無有矣言此者以俗多穿鑿

俗多穿鑿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孔曰巧言利口則

亂德義小不忍則亂大謀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正義曰此章

戒人慎口忍事也有言者不必有德故巧言利口則

亂德義山藪藏疾國君舍垢故小事不忍則亂大謀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

王曰或衆阿黨

比周或其人特立不羣故好惡不可不察也

子曰衆惡

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正義曰此章論知人之事也夫知人未易設有一人爲衆所惡不可卽從雷同而惡之或其人特立不羣故必察焉又設有一人爲衆所好亦不可卽從衆而好之或此人行惡衆乃阿

黨比周故不可不察。王曰：或衆多惡人私相阿曲朋黨比近周密也。文十八年左傳言渾敦之惡云：頑嚚不友，是與比周。杜註云：比近也。周密也。言比是相近也。周是親密也。唯是親愛之義，非爲善惡之名。爲政篇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孔曰：忠信爲周。阿黨爲比，以君子小人相比。對故觀文爲說也。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王曰：才大者道隨大才小

者道隨小，故不能弘人。疏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正義曰：此章論道也。弘大也。道者通物之名，虛無妙用，不可須臾離。但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是人才大者道隨之大也。故曰：人能弘道。百姓則日用而不知。是人才小者道亦隨小，而道不能大其人也。故曰：非道弘人。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疏正義曰：此章戒人改過也。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正義曰：此章勸人學也。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

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

疏鄭曰：餒，餒也。言人雖念耕

而不學，故飢餓。學則得祿，雖不耕而不餒。此勸人學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正義曰：此章亦勸人學也。人非道不立，故必先謀於道。道高則祿來，故不服謀於食。餒，餒也。言人雖念耕而不學，則無知歲有凶荒，故飢餓。學則得祿，雖不耕而不餒。是以君子但憂道德不成，不憂貧乏也。然耕也未必皆餒。學也未

必皆得祿大判而言故云耳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

包曰知能

及治其官而仁不能守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

守之不莊以泣之則民不敢

包曰不嚴以臨之則

民不敬從其上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泣之動之不

以禮未善也

王曰動必以禮然後善

此章論居官臨民之法也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者得位由知守位在仁若人知能及治其官而仁不能守雖得祿位必將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泣之則民不敬者莊嚴也泣臨也言雖知及其官仁能守位不嚴以臨之則民不敬從其上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泣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者言動必以禮然後善李充云夫知及以得其失也蕩仁守以靜其失也寬莊泣以威其失也猛故必須禮然後和之以禮制知則精而不蕩以禮輔仁則溫而不寬以禮御莊則威而不猛故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顏特進云知以通其變仁以安其性莊以安其慢禮以安其情化民之善必備此四者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

小知也

王曰君子之道深遠不可小了知而可大

受小人之道淺近可小了知而不可大受也

子曰君子

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正義曰此章言君子小人道德深淺不同之事也言

君子之道深遠仰之彌高鑽之彌堅故不可小了知也使人饜飲而已是可大受也小人之道淺近易爲窮竭故不可大受而可小了知也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

馬曰水火及仁皆民所

仰而生者仁最爲甚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

仁而死者也

馬曰蹈水火或時殺人蹈仁未嘗殺

人

子日至者也正義曰此章勸人行仁道也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者言水火飲食所由仁

者善行之長皆民所仰而生者也若較其三者所用則仁最爲甚也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者此明仁甚於水火之事也蹈猶履也水火雖所以養人若履踐之或時殺人若履行仁道未嘗殺人也王弼云民之遠於仁甚於水火見有蹈水火者未嘗見蹈仁者也雖與馬意不同亦得爲一義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孔曰當行仁之事不復讓於師

言行仁急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正義曰此章言行仁之急也弟子之法爲事雖當讓於師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孔曰貞正諒信也君子之人正

其道耳言不必小信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正義曰此章貴正道而輕小信也貞

正也諒信也君子之人正其道耳言不必小信案昭七年左傳云子產爲豐施歸州田於韓宣子曰君

以夫公孫段爲能任其事而賜之州田今無祿旱世不獲久享君德其子弗敢有不敢以聞於君私致諸

子宣子辭子產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折薪其子弗克負荷施將懼不能任其先人之祿其況能任大國之賜縱吾子爲政而可後之人若屬有疆場之言敝邑獲戾而豐氏受其大討吾子取州是免敝邑於戾而建置豐氏也敢以爲請杜註云傳言子產貞而不諒

言段受晉邑卒而歸之是正也知宣子欲之而言畏懼後禍是不信故杜氏引此文爲註也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孔曰先盡力而後食祿也。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正義曰此章言其爲臣事君之法也言當先盡力敬共職事必有勲績而後食

祿也

子曰有教無類。馬曰言人所在見教無有種類

有教無類正義曰此章言教人之法也類謂種類言人所在見教無有貴賤種類也

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正義

謀若道同者共謀則情審不誤若道不同而相爲謀則事不成也

子曰辭達而已矣。孔曰凡事莫過於實辭達則足矣

不煩文艷之辭

子曰辭達而已矣正義曰此章明言語之法也凡事莫過於實辭達

則足矣不  
須文艷也

師冕見。孔曰師樂人盲者名冕及階子曰階也及席

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

孔曰歷

告以坐中人姓字所在處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

之道與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

馬曰相導也

師冕

見至道也正義曰此章論相師之禮也師冕見者師樂人盲者名冕見謂來見孔子也及階子曰階也及

席子曰席也者師冕及階及席孔子竝告之使師冕知而升階登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者

弟子亦皆坐孔子歷以坐中人姓字所在處告師冕孔子見瞽者必起弟子亦起冕既登席而坐孔子及使知也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者道謂禮也子張見孔子歷告之未嘗知此禮既師冕出去而

問孔子曰此是與師言之禮與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者相猶導也孔子然荅子張言此固是相導樂師之禮也

論語註疏解經卷十五 終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十六

魏何晏集解

宋邢昺 疏

季氏第十六

正義曰此篇論天下無道政在大夫故孔子陳其正道揚其衰失稱損益

以教人舉詩禮以訓子明君子之行正夫人之名以前篇首章記衛君靈公失禮此篇首章言魯臣季氏專恣故以次之也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

顓臾

孔曰顓臾伏羲之後風姓之國本魯之附庸

當時臣屬魯季氏貪其土地欲滅而取之冉有與季